

HU sang



舞后的归宿

青春之火

舞宫魔影

程小青 著

霍桑惊险探案

3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HU sang



3

程小青 著

霍桑惊险探案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霍桑惊险探案.3~4 /程小青著. —北京: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2002.1

ISBN 7-5078-2104-8

I.霍... II.程... III.侦探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1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86305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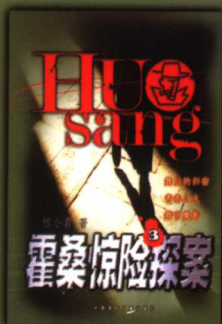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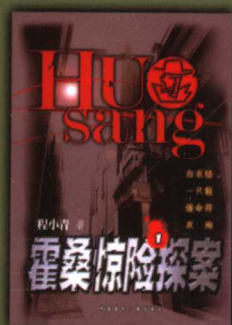
霍桑惊险探案 3~4

著 者	程小青
责任编辑	王先豫
版式设计	晓 洋
封面设计	刘海啸
出版发行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68036519 68033508(传真))
社 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100866
经 销	新华书店
排 版	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520千字
印 张	22
版 次	2002年1月 北京第1版
印 次	2002年1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78-2104-8 /I·179
定 价	40.00元(全二册)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程小青 (1893.6.21—1976.10.12)，又名程青心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文化艺术工作联合会委员、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委员、江苏省政协委员。上海市人。出身贫苦，幼年丧父，靠母亲做手工维持生计。在私塾读了几年书，十余岁到了上海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，平时喜爱读文学书籍，经常练习写作，十六岁开始写文章，同时在夜校补习英语，1915开始翻译《福尔摩斯探案》，1917年从上海迁到苏州。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担任中文教员，着力创作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。他的代表作为《霍桑探案》。1920年到1937年是《霍桑探案》发表的主要创作阶段，在这期间内他和严独鹤等合编《侦探世界》等专业性文艺杂志。1930年左右又翻译美国侦探小说名著《斐洛凡士探案》《陈查理探案》及《柯柯探案》。

程小青的创作有多方面的发展，抗战前夕曾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和上海国华影片公司编写电影剧本，除侦探题材外，主要有古典历史剧，如曾轰动一时的由当红著名演员周璇、舒适主演的《董小宛》，由周璇演唱的影片主题歌《缥缈曲》也是程小青创作的。据中国电影史记录，程小青先后创作了电影剧本共达三十多部。到1949年解放为止，他以单行本发表的共有《霍桑探案》袖珍丛刊三十种；译本《斐洛凡士探案全集》十一种，《福尔摩斯探案》八种；《圣徒奇案》第一集十种；《柯柯探案》一种；《龙虎斗》（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平的搏斗）一种及《陈查理探案》等共达数百万字之多，他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

目 录

霍桑惊险探索 ③

舞后的归宿	(1)
一 一位挺漂亮的小姐	(1)
二 一页往史	(16)
三 对立的情报	(32)
四 几种推想	(49)
五 恶消息	(64)
六 危险的经历	(80)
七 把他押起来	(94)
八 捉住了两个人	(111)
九 惊人消息	(124)
十 皮鞋问题	(139)
十一 赵伯雄的供词	(156)
十二 报告和解释	(171)

青春之火	(183)
一 听觉的比赛	(183)
二 案情	(189)
三 尸室中	(194)

四	查勘.....	(200)
五	分工.....	(205)
六	两重谋杀.....	(213)
七	阿荣.....	(220)
八	凶刀.....	(226)
九	意外发现.....	(231)
十	一个兜得转的人.....	(236)
十一	还是一个闷葫芦.....	(245)
十二	同归于尽.....	(252)

霍桑
惊险探案
③

舞宫魔影.....	(262)
一 红舞星.....	(262)
二 嫉妒.....	(267)
三 密谈.....	(272)
四 波澜.....	(279)
五 危险的经历.....	(285)
六 查勘.....	(291)
七 贾三芝的手段.....	(299)
八 奇怪景象.....	(308)
九 春云乍展.....	(317)
十 指认与举证.....	(326)

舞 后 的 归 宿

一 一位挺漂亮的小姐

第一句话,我须得先向读者们郑重地表示歉意。在最近的二三年中间,除了口头的不算,我所接到的读者们的函件,不但可以说“积纸盈寸”,简直是“盈尺”而有余。这些来函的方式虽不一律——有些是询问的,有些是催促的,有些甚至责我故卖关子而出于诅咒谩骂——可是,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,就是要我把我的老友霍桑最近所经历的奇案发表几件出来。因为我——包朗——是惟一的记录人,历年来所记霍桑的案绩已不下五六十起。他们显然都是霍桑的知己——“霍迷”,故而他们的态度虽有应加修正之处,我相信他们动机都不坏,我当然可以容谅。可是我也有不能自主的苦衷。

这三年来,我虽因着种种关系眼前还留在上海,霍桑却正在内

地负着重要的职责,和我隔离已久。我不得到他的允许,不能将他的案绩随便发表,这一点,读者们当然是早也知道的。霍桑因着我的屡次转达读者们的要求,最近才给我一个许可的答复——让我将《舞后的归宿》一案公开发表。

这件案子发生的时间,还是在暴风雨的前夕——是在一个春末夏初的清晨,我恰巧住在他的爱文义路七十七号寓所里,因为每隔几时他总要留我住几天的。案子发轫之初,好像含着些喜剧意味,可是因着案情的逐步发展,我们所经历的惊惶、悬疑和危险,也可算得极尽“波谲云诡”之能事。霍桑在开端时对于那请求的女子,似乎带些儿厌憎的神气,但他着手以后,他的好奇心却随着案情的进展而成比例地增高,甚至到了“欲罢不能”的地步。他的敏锐的观察,健全的理解,勇敢的精神和那种“百折不挠”不得最后胜利不止的毅力,也都在这案子里表现无遗。

这天早晨,是一种衬衫里面还缺不了一件卫生衫的气候。天空中已经放晴。一片片或深或浅的白云,运行很速,衬着最美丽的蔚蓝的背景,幻出种种奇兽怪岩的景状,那景状随着它的运行而变化不定。我们门外人行道上的法国梧桐上的新叶,因着上夜里的雨水,洗涤得越发肥润,青翠欲滴,如果有方法可以估量的话,这一夜的滋长的速度,一定比往日加增若干。

我一个人正在楼下办公室中进简单的早餐——稀饭。霍桑的清晨时的户外运动还没有完毕,这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老习惯,也是我所赞同而始终没有勇气实行的一种好习惯。忽而一阵清脆的门铃,冲破了清晨的静寂,不禁使我停住了筷。这不是霍桑回来,他是用不着捺门铃的。但访问的来客又怎么会这样早?接着,施桂的脚步声已开了门回进来了。

他向我报告说;“包先生,一位小姐。”他又放低了些声音补充:“一位挺漂亮的小姐——”

施桂——霍桑的老仆,也是我们的老仆——已上了些年纪,可

是他对于美的欣赏力,分明还没有丧失或减退。他这一句报告倒使我有些发窘。因为我这时还没有穿好衣服,只披着一件蓝条白地的棉织品的梳洗袍,足上也赤裸着,趿着一双棕色牛皮的拖鞋。这样子似乎不便见客,尤其是女客。可是事实上绝对不容许我犹豫,那女客的高跟鞋已“得得”地走进这权充餐室的霍桑的办公室来。

那女客约有五尺一二英寸高度,在我国东南一带普遍低矮的女性中,已可算得“长身玉立”。上身披着一件淡青色细哗叽的短披,下面露出红白相间条子绸的旗袍,一直盖到伊的银皮镂孔的鞋背上面。伊^①有一个瓜子形的脸儿,颊骨部分红得刺目,一双灵活乌黑的眼睛,罩着两条细长的人工眉——原来伊的天然眉毛,时时遭受理发匠的摧毁,已不留丝毫踪影!那鼻子的部位生得很恰当,鼻梁也细直而并不低陷,这也是构成伊的美的重要原素。那张小嘴本来是伊的美的主因之一,可是因着涂了过量的口红,使我见了觉得有些儿“凜然”。伊脸上的皮肤固然是白嫩细腻到了最高度,可是我不敢相信,大半定是借重了“铅粉”的力。因此,伊的芳龄究竟是十八九,还是二十三,四,也不容易判断。

“你——你不是霍桑——”伊一边疑讶似的瞧着我,一边举起伊的指甲上涂着粉红色蔻丹的尖细的手指,掠着伊的烫卷的近乎赭红的头发。伊的手指上还戴一只相当大的钻戒。

我答道:“霍先生马上就回来。要不要坐一坐?”我说这句话委实有些勉强,因为伊的那种不自然的矜贵之态——傲气,和那种无礼貌的称呼,已漏出了伊的身分或教育程度。

伊将那披肩卸了下来,露出两条也经过人工装点的“玉臂”。伊的衣服很单薄,因着成衣匠的精致的技巧,那旗袍和伊的肌肉特别熨帖,越显得不足以抗御这暮春的晓寒。但伊似乎并不觉得,使

① 注:伊,即他或她。

我不能不佩服都会女性的抗寒力的高强。

伊坐在靠书桌的那张沙发上,把一条腿叠了起来,我的眼睛便又增加一种色彩。伊的脚也和我一样是赤裸的,那银皮的镂孔中露出了猩红的脚趾。伊坐时的那种姿势似乎非常熟练,翘起了一只脚,把一只红白相间的皮夹搁在大腿上,眼睛向我膘了一膘,仿佛等我去奉承的样子。

这时我先前感觉的窘意反消失了大半。我开始猜度到伊的社会地位。伊也许还够不上出于布尔乔亚阶级,可是装摆着那种贵族气焰,反而丧失了伊的本来面目,这是非常可怜的。伊见我不理会伊,便自己开了手夹,拿出一只银质的小烟盒来。伊拿了一支纸烟,却没有火柴——伊分明是照例不带火柴的。伊的眼光又膘到我的脸上。我忽不自觉地拿了一盒火柴给伊,但仍让伊自己擦着。这一度接近,我的鼻腔里沾染了一阵迷人的香气。

“霍桑什么时候来?”伊露出怨恨的神气,吐了一口烟。

“大概快了罢……唉,你有什么事!”

“我得对他自己说。”

伊是霍桑的朋友吗?不是。是有什么疑难事件来请教霍桑的吗?那种神气又不像。我的疑问还没有解答,霍桑忽已出现在办公室的门口。

那女子见霍桑进来,并不起立,只微微点一点头。

“霍桑——霍桑先生。”

霍桑听了伊这句“先生”二字十分勉强的称呼,向伊瞅了一眼,又把视线移到我的脸上。我冷冰冰地没有反应,但自顾自把我的半碗粥吃完。

霍桑在另一只安乐椅上坐下,一边问:“我很荣幸,竟得到姑娘的认识。请问尊姓?”

“安娜。”

“安娜?包朗,我有些儿糊涂了。‘百家姓’上可是有复姓安娜

的吗？”

我冷冷地答道：“这不是姓。这是外国女子的闺名 Anna 的译音。”

霍桑也装作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。“唔。原来如此。那么，我委实不应当用‘姑娘’或‘小姐’，我应得称呼‘密司’才是。对不对？”

安娜的眉毛略略向上一抬，眼角里好像露出一小块眼白，却并不答复。

霍桑又说：“密司安娜——唉——对不起，我本来不应当这样称呼，可是没有法子——请问密司尊姓？”

伊不高兴地说：“姜！”

“哎哟，请恕我唐突，这个姓似乎不大称配。这‘姜’姓是我们百家姓上本来有的中国姓啊！”

安娜有些不安起来了，伊的眼角里不但露白，而且眼黑部分也漏出近乎恼怒的光彩。

“我不是来请你批评我的姓跟名字的，我是来托你办一件案子的。”伊随手将大半支纸烟丢在书桌上的烟灰盆里。

霍桑瞧着伊的头发，自顾自地说：“这头发染得正好，真像外国人的勃郎色，要是方法可以把黑眸子染得煤油蓝的话，密司姜，我倒劝你试一试！”

苏妈走进来收拾碗碟，才把霍桑的讽刺话打断。可是，安娜并不羞窘，还只是露着那种怨恨之色。

“霍先生，我是为了一件命案来请教你的。你怎么拿我开玩笑？”

伊的语调已显然有了变异，神态上的那股“火气”也消退了不少。霍桑也点了点头。

他说：“抱歉得很，我怎敢玩笑？这是我的一种贡献……唉，你说是一件命案？死的谁？”

Huo Sang · 舞后的归宿

“一个朋友。”

“是男朋友罢？”

“不，是我在快乐舞厅时的同伴——好朋友。”

我先前的料想总算不大差远。伊是个舞女，伊的这种装扮也许是被迫而然的，平心说来，那只有可怜的成分。可是我不懂社会上仅多那些并没有“可怜”因素，而自甘“可怜”的密司们，究竟又为着什么呢？

“伊是谁？”霍桑的注意似乎渐渐转入正轨了。

安娜回答说：“王丽兰。”

“哈，又是个外国名字。”

我不禁插口说：“唉，王丽兰是个大名鼎鼎的红舞女，前年不是曾被选为舞后的吗？”我暗忖这女子的死，事情也许会闹大。

安娜接口说：“是的，可是从去年起，伊不再伴舞。”

霍桑说：“那么，伊是个卸任的舞后。是不是？现在伊怎么样死的？”

“被人谋杀而死的——被一个什么人用手枪打死的！”伊的语声中开始有些悲哽。

霍桑的脸色越发庄重了。他瞧着那舞女点点头。他说：“真可惜。近来舞女被人打死的已有好几个。上月里光明舞厅的胡玲玲，不是也被人打死在汽车中的吗？”

姜安娜的眼眶上似乎泛出了一圈红晕。“原是啊。我们做舞女的，实在太苦了！太吃亏了！这一次我所以来请教你，一则为丽兰报仇；二则也为着我自己。人家高兴时随便把我们玩，玩厌了就随便处死！我们委实太没有保障了！”

霍桑已摸出纸烟来烧着，把头仰靠着椅背，似在瞧着上面的承尘出神。我这时不禁产生了相当的同情。

安娜又说：“霍先生，你如果能把那个凶手捉住了，那我情愿重重地酬谢你。我听说你是个万能的大侦探——”

霍桑忙着把头回到了正常状态。“什么话——万能？人谁是万能？对不起，我可受不住。”霍桑连连摇着头，脸上浮出不自在的愠色，嘴里仍吐吸着纸烟。

霍桑从来不喜欢人家不合理的恭维，何况，这“万能”两个字，更超越了恭维的限度。

安娜颤声说：“霍先生，我不大会说话，请原谅，可是人家都这样称赞你。丽兰死得很苦，又十分奇怪。你就是不为酬报，为着一个可怜女子的惨死，也得费一些心力，把这件案子的真相查个明白。”

伊的声音近乎哀求了，而且“奇怪”的字样也分明打动了霍桑的好奇心。

霍桑正色答道：“好，我去看一看。伊在哪里？”

“伊死在伊的家里——青蒲路二十七号。伊家里本来没有一个亲人……眼前有一个伊的姑夫，叫李芝范。”

“是这个姑夫告诉你的吗？”

“不，先是金梅打电话通报我——金梅是丽兰的女佣人——我不曾接到伊的电话。后来看门的老毛在光明舞厅里找着我，我就赶得去。伊死得真凄惨啊！”

霍桑把身子坐直了，两指夹着纸烟，向我瞧瞧，似乎暗示我如果有意一块儿去，必须立刻去换衣裳了。我觉得没有向这姜安娜作什么告退表示的必要，便自顾自走出办公室的门，到楼上去。我在上楼梯的时候，听得安娜又在说话。

“霍先生，现在我不能陪你去，别的话等你去查看过了再说。我还没有睡过哩。”

我暗暗叹了一口气。做舞女的也够可怜。我走进卧室的时候，又听得电话铃声在楼下响，霍桑的接话声音，也似乎很紧张而响亮，因此，使我的更衣的动作，也加紧了速度。

我穿好了一身灰色国产淡灰花呢的西装，并拿了些应用东西

下楼的时候,那舞女已经走了。霍桑正在将放大镜、软尺、铅粉、骆驼毛帚、纸片等物放在他的外衣袋中。因为这几天在清晨和傍晚,他出外时总穿着那件鼠色薄呢的大衣。他见了我并不多说,脸色很紧张,这是我在上楼以前不曾瞧见的。

我问道:“谁来的电话?”

霍桑沉着脸答道:“倪探长。”

倪金寿是霍桑多年的朋友,凡知道霍桑的人,总也会连带熟悉他的姓名。他在警界中服务已经二十多年,因着历年来勤恳努力而获得的劳绩,升迁到了现在的地位。不过,若使能够适用定量分析的话,他的劳绩里面大概有若干成分是属于霍桑的。倪金寿倒也并不像一般不识时务的人,“一朝得志,尽忘故旧”。他对于霍桑仍保持相当的敬意,每逢有疑难或关系比较重大的案子,依旧和霍桑保持着联系。这一次的电话是他打来的,可见又发生了什么棘手的疑案。

我又问道:“什么事?”

霍桑答道:“再巧没有,就是这件舞后王丽兰的血案。不过,这情报的来由和刚才的不同。”

“谁去报警的?”

“有一个陆健笙。”

“陆健笙——是不是那华大银行的经理?”

霍桑一边扣着他那身藏青哔叽便服的衣钮,一边向我瞟了一眼。“你也认识这个人吗?倪金寿为了这个人,口气里有些着急。我想不到银行家的权势,竟也会波及到你这个弄笔头的人的身上。”

我呆了一呆。“怎见得?”

“你的语调和面容的表示,都给予我这样的印象。”

“唉,我并不是因着他是银行家。他在社会上的确有相当地位。他是妇孺救济院的院董,银行联谊会的执行委员,又是平民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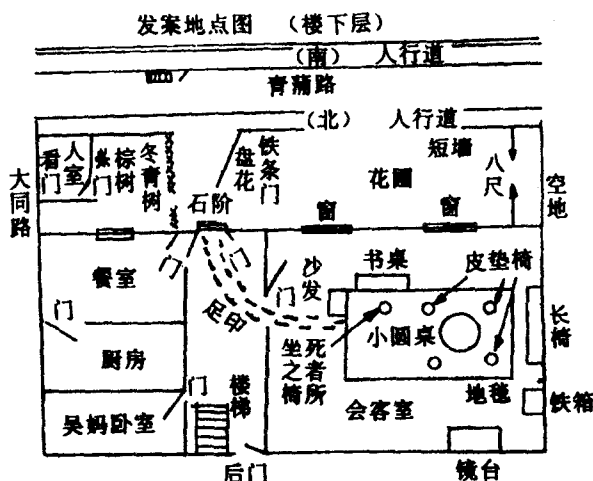
场的创办人——”

霍桑忽摇着手阻止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。你且慢着盲目地崇拜，仔细瞧瞧他的人再说。你难道不知道社会上仅多那些套着‘名流’‘闻人’的面具，暗地里干着丧良无耻勾当的人吗……好啦，别空谈。倪金寿似乎很着急，正焦急地等我们。走罢。”

这时刚交七点三十分——四月十九日的早晨，星期一。从霍桑寓所到青蒲路，汽车的途程，只有七分钟。霍桑的汽车在二十七号门前煞住的时候，有一个派在尸屋门口看守的九十九号警士，忙走过来开车厢的门。他是熟识霍桑的。

他把手在帽檐上触了一触，招呼说：“霍先生，倪探长等候好久啦。”

霍桑惊险探索 ③



霍桑点点头，跳下车去。我也跟着下车，随手将车厢门关上。这发案的二十七号屋子是一宅半新的小洋房，共有三层，外面

用水泥涂刷，上下都是钢条框子的玻璃窗，窗内衬着淡黄色的窗帘，外观很精致。这时楼窗的一角受了太阳，正闪闪射光。这屋子是孤立的，门面向青蒲路，是朝南的：东侧临大同路的转角；西边是一小方空地。

屋子前面有一垛短墙，墙上装着尖刺的短铁栅。那门是盘花的铁条做的，上端也有尖刺，都漆着淡绿色。我们刚踏进这铁条门，便瞧见左手里有个小小的花圃，约有八九尺深一丈半以上阔。圃中种着些草花，内中几朵浅红的月季，瘦小异常，受了夜雨的欺诱，嫣然开放，可爱又觉可怜。有几只瓷盆倒很精细，但随便放在地上，瓷面的四周已溅满了泥水，显得屋主人对于莳花的工作并不感到怎样的兴趣。右侧里也有一小方空地，有短冬青树隔着，不过已被那看门人的小小的门房占去了一大半，加着另有一株棕树，实际上已所“空”无多。

我跟着霍桑走上那条阳光初照还没有干透的水泥狭径时，那瘦长身材穿一件玄细呢夹袍子的倪金寿探长，早已从里面迎了出来。

“霍先生，包先生，劳驾了。这件事很奇怪——似乎有些儿麻烦。”

霍桑微笑着答道：“那么，我不能不先向你致谢，你又让我有一个广开眼界的机会。”

倪金寿又跟我们握了握手，领导着走上那三级水泥阶。霍桑的目光在地上和左右两旁流转着，显见他已在施展他的优越的观察力。我瞧见这水泥径上浮着一些儿泥，显见是从旁边花圃上经雨水冲过来的。花圃的泥地上，经雨水冲刷得非常平整。

倪金寿忽向我作多余的警告。“包先生，小心，请从木板上走，地板上有重要的足印呢。”

那正门口铺着两三块旧木板，转接到左手里一个开着的门口里去，掩护着木板下面的足印。霍桑忽站住在门口外的一小方棕